

走過生命

扈佩清

我與先生陳重麟結婚三十五年，當他 2010 年發現得了很罕見的 MESOTHELIOMA 癌症時，他在洛杉磯的哥哥、姊姊很焦急地要我勸他不要接受化學治療；我說做與不做，要他自己決定。我就問先生要不要做化療？他說他想試試，不願意白白坐在那枯等。

我從生病的先生那兒學到很多，很慶幸有生之年有他一同走過最有價值的人生。回憶他生病的兩年期間，開始是他開車，每週五去舊金山 UCSF 醫院化療，從早上八點到晚上七點。冬天，治療後他身體很累，天黑我又不肯開車，我們便在舊金山旅社住上一晚，第二天回聖荷西。生病的前一段時間，化療休息兩天後，週三他還能每週上班三天。由於先生得的這種癌太少見，醫師用藥非常謹慎，一旦檢測到癌指數沒有降低，便換另一種新藥。結果除了化療後一般出現的後遺症，先生身體也日見虛弱。於是就醫時便換他坐在我旁邊我開車，他雖不舒服，還是儘量幫我看路，讓我不要緊張，並記住舊金山的單行道，於是我放膽往返醫院，直到他住院，我開始自己一個人開車。

當醫師換了第五種藥，病情仍不見起色，醫師便對先生說停止化療回家吧。先生問：「我還有多少時間？」醫師回答：「六個月。」

我們回家後，先生坦然冷靜地談他的後事，像葬於何處、殯葬彌撒請哪位神父，安排兒子和我的生活等。如今，他雖然走了，回想起來，先生一向工作忙碌，早上開車離家，下班回家就上電腦，難得有時間悠閒聊天。直到他生病了，我們反而有很多機會講話。從他生病，勤跑醫院受了很多苦，可是他從沒有埋怨過，從沒有說甚麼「為什麼是我？」醫師給他的許多規定，他也順從接受。每天唸玫瑰經，為了他能倚著坐比較不那麼難過，我們把客廳的沙發搬到臥房，半夜他就自己坐在臥房沙發上唸經。有一次夜裡我聽到聲音，一睜眼看到他模仿神父雙手舉揚聖體，神情安祥超拔，好像已經不再是病人、不再覺得病痛了，我坐在旁邊一直看，他都沒有發覺。

一天他對我說：「我要死了。」我說：「你說甚麼？」他說：「妳每天唸天主經唸的是甚麼？不是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？這就是天主的旨意啊！」又有一天晚上快十二點了，他已經睡下又坐起來，我問：「你要做甚麼？」他說：「Give me a hold！」我便挨近抱抱他。平常我是五點半起床，那天不到五點就醒了，想想時間還早又躺下繼續睡，再醒時是五點四十分，他已經沒有呼吸了。

後事由我兒子處理，並有安邦、鳳文和多位姊妹幫忙，深深感到教會就是一個大家庭，有事情了，不論朋友或點頭之交都盡心出力。

我仍懷念他、想他，但也「放了」。我領會走的人走了，留下來的人要好好生活，坦然接受。如果我一直放不開，他知道了也會很難過。而且從我一路走來的經驗，覺得跟人分享，痛苦會淡一點。第一次會講著講著就哭起來，多講幾次自然就平靜下來，也在過程中調整

心態。

比如剛開始我每天去墓地看他，心裡滿是不捨。直到現在，我每週仍去墓地，家裡大小事還是跟他講，有時還會對書房牆上的照片說早安，感覺上他只是出差。這情形也讓我慢慢領會到祈禱其實也是這樣，一種無遮掩的親密分享。把自己一切心思念慮合盤托出，便也在孤獨中有了依靠。（聖荷西）

——如果人類不把生命捆鎖於個人的有限，不把生命侷限於出生與死亡之間時空下的肉體限制，而將生命當作眾人合一的工具，那麼，生命與愛會無止境地增長下去。——
（俄 托爾斯泰）